

旺财老师

旺财是一只实验犬，所以严格来说它没有名字，旺财只是我私下里对它的叫法。似乎有了名字，就有了一些不一样，就可以把它从一堆无名无姓的实验犬里区别出来；但好像又没有太大的不同，因为将一只狗称作旺财，和把一只猫叫做咪咪一样，往往是因为我们萍水相逢，不会花心思去想一个更精致的名字。况且我也没有真正开口叫过它。但，就这样吧，旺财就是它在我心里的名字。

见到旺财，是在外科手术实验课，一节三十个学生，六条狗的课。

前一天练习了清创缝合，所以旺财的右后腿上有另外一组同学留下的一道五厘米长的伤口，不是很深；再无其它伤痕。

这次练习的是脾脏切除，无论是对于教科书的作者还是教学录像的术者，都是一个极简单的手术，打开腹腔，游离脾脏的血管并结扎，切下脾脏，关上腹腔。比起把大象放进冰箱，也只多了一步。

但旺财教给了我理想与现实的差距。我们手忙脚乱地把旺财绑好，又在对自己无菌操作的将信将疑中完成了消毒铺巾。无影灯并不是真的能驱走所有阴影，柳叶刀也没有传说中的锋利，我持刀划向了旺财的腹部皮肤，因为有些胆怯而没有用够力气，起先是只在皮肤上留下了一道白色的痕迹；很快我意识到了问题，加重了力度，薄薄一层皮肤随着刀锋所至而向两侧卷曲；因为手的颤抖，有些地方没有切开，呈现出若即若离的虚线样；反复切割了两三次终于完全打开的通往腹腔的第一道大门。然后是剪开腹膜，暴露腹腔里鲜活的、蠕动的器官。我永远不会忘记，将手伸进旺财的腹腔，掏出脾脏的感觉。手指被来自身体核心的热量包裹，扒开蠕动的肠道，小心翼翼地勾勒出脾脏，打滑了两次，才将脾脏整个拿到刀口外。活着的脾脏的手感很难借用其它东西描述，与解剖课接触的被定格标本完全不同，只能说，能清晰地同时感到温软和易碎。有些凉的手，捧着的，是温热的、颤动的，生命柔软而脆弱的一部分，那是一个生命与另一个生命的，极为亲密的接触。

按照教科书，我们应当先结扎脾动脉，待灌注减少脾脏萎缩后，结扎血液流出的脾静脉，就可以取下脾脏了。但向旺财的脾脏供血的动脉似乎不只一根，在那一束结缔组织里，我们并没有找到在书本上被醒目标注的，粗大的脾动脉。我们自以为灵活机动地选择了从边缘起逐一结扎与脾脏相连的血管。如果知道一个

小时后的困境，我一定会严格按照课本，先找出脾动脉结扎，可惜我们年轻气盛，固执和自负。

细小的血管很难和神经、筋膜区分，除非不小心切断了，满视野的血色就会高调地宣誓血管的存在。分离，钳夹，结扎，切断；一次次重复。有时分离了半天，发现小心翼翼捧着的只是一丝皱缩的筋膜，有时却被忽视的血管喷溅出鲜血，心境也随之跌宕起伏。渐渐有些烦躁，不知是哪一次不慎，突然有人发现，脾脏上有一个破口，一股一股的血在向外涌出。看不见出血点，对着血流奔涌的地方就是一个钳夹，还好，脆弱的脾脏承受住了我们的暴力，出血暂时止住了。注射麻醉的旺财睡得不深，有苏醒的迹象，胸口剧烈地起伏，在手术台上扭动，压住了自己的一半肠子，发出了一种与犬吠完全不同的高调而粗犷的叫声。旺财的动作超过了我们备皮消毒铺巾的范围，将体温渐渐流失的，沾着狗毛的肠子从旺财身下掏出来放回肚子里，是一种噩梦般的体验。

我们的进度太慢了，一个小时过去了，半个脾脏被密密麻麻的线头结扎，麻药也补过了一针；怕旺财不能承受再一次麻醉，老师帮我们结扎了剩下的半个脾脏，大刀阔斧的手笔，不到五分钟，只用了三根线。

脸上，帽子上，眼镜上，都溅上了旺财的血。洗了把脸，出了手术室再回想，这无疑是一次失败的手术。由于我们没有首先结扎动脉，切下的脾脏带走了大量的血液，被抬下手术台的旺财手脚冰凉。动作太慢了，如果是脾脏破裂的切除手术，也许旺财在几分钟内就会失血而亡。教科书上举重若轻的几句话，背后是千锤百炼的实践，和不知多少奔涌而出的鲜血。

第二天又见到了旺财，腹部的刀口因为缝合的糟糕而渗着血，身体冰凉得不似活着，只有一点点的起伏昭示着生命。它不知道今天我们又要打开它的肚子，拿掉它的一段肠子。将旺财绑在手术台上的时候它早已无力挣扎。就在麻醉后不久，在教学录像还没有放完的时候，旺财就在手术台上停止了呼吸。

我们还是打开了旺财的腹腔，为那已经死去的身体完成了肠段的切除。除了必要的交流，我们都异常地沉默，手术一切顺利，没有出血，没有意外，只是那身躯终于失去了最后的温度。已经没有任何生疏的、幼稚的操作可以伤害旺财了。最后关腹的时候我们一针一线格外小心，试图弥补我们昨天的粗心大意和不负责任，送别我们的第一个“患者”。手术结束的时候旺财已经僵硬，原来垂落的尾

巴平平地沿着脊柱伸展，四肢维持在一个绑在手术台上的姿势，任谁都能看出来，这身躯已经失去了生命的加持。生与死一线之隔，却截然不同。

旺财撑到了第二天，活着来到手术台上，却在我们再次打开腹腔之前离开了。若它没有熬过手术当天的夜晚，我们不会奇怪，它流了那么多的血；又或者它能够撑完第二天的手术，似乎也是应当，就像教学设计，一条狗可以承受两次手术。但是它选择了这样一个时间离开，猝然向我们同时展示了生命的顽强和脆弱。旺财教会了我，生命的不可预料。

大体老师和实验动物构成了我从医学角度对于人生的感悟。大体老师教会了我，何为人，无论是皮囊之下有种属特异性又包含个体独特性的结构，还是一世为人后留下的，不在索取在给予的感悟。实验动物教会了我，何为生，生是柔软的身躯，跳动的的心脏，不息的血流，是濒死时也不愿放弃的执着和渴望，是为肉体注入的灵魂和光芒，有时顽强得难以置信，有时又脆弱得不可思议。我向来觉得，大体老师是慈祥的长辈般的存在（算起他们的年龄的确是长辈了），我从不惧怕他们，而是充满了崇敬与感激。我知道，他们都是很好很好的人，无论生死。面对他们，就好像在一个和暖的午后，听老人们絮絮而谈。我们从他们身上看到了生命走过的痕迹，作过甲状腺次全切，黑色的肺许是抽烟，许是污染，消瘦的身体昭示着病魔的缠绵，他们走过一生后终于选择了医学作为归宿。但对于旺财们，我更多的是愧疚和歉意。它们不是自愿的，它们生来就是实验动物；它们太年轻了，太健康了，太渴望活着了；也许是死在操作时，也许是下课前的安乐死，平安终老对于完成使命的实验动物是一种奢侈，是仅属于少数灵长类动物的幸运。它们教了我那么多，我能给它的却那么少。

多少愧疚在我用薄薄的刀片将旺财开膛破肚时，都显得苍白无力。这是医学，无数人和动物，用经验、智慧、鲜血、生命凝聚出来的医学。我们能做的，只是用尽量少的代价，攀登尽量多的阶梯；以及，在相遇时，在告别时，默默说一声，对不起，谢谢你。

学生姓名：万芊

联系电话：15050270112

指导老师：胡优敏

所在单位：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